白沙集

十一

行狀
遺事
祭文
書牘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行狀

領議政思庵朴公行狀

公諱淳字和叔姓朴氏自號思庵其先忠州人也初進士公生三男禎祥祐禎有文章早世祥卒官通政有集行于世世所謂訥齋先生者也祐進士壯元及明經第一家文行世難為兄弟矣娶棠岳金氏女以嘉靖癸未十月生公公生而頴異色夷氣清六歲金夫人亾養於庶母與羣兒戲為揖讓周旋之容及知學文刃迎縷解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年甫八歲開口

咏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却不教曰吾敢為爾師哉及己卯禍起左尹公懼不免惟日飲以自晦一日乘醉命公為飲酒詩公應唯成章左尹吐舌曰老膝當屈十八陞上庠丁未左尹捐館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初朞猶啜粥盡三年廢書不敢讀廬墓之下毀瘠幾死杖而後起吊者大悅服闋入山讀書踰年而返癸丑八月首選庭試 明廟親試一經公神姿爽朗舉止雍容辨釋奥義應對精敏羣臣目屬即賜第第一授成均館典籍華聞彌彰先輩皆折輩行為交自是歷工兵吏三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吏

曹正郎議政府檢詳舍人仍 賜暇讀書堂其在玉
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勳當路
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爲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
館察同僚皆刼刼有內顧色蓋褒固可羞貶輒挑禍
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謚法
旣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卽喑
噫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
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羣兇附麗方怒目視公固
已耽耽矣中外洶洶謂駭機朝夕當發賴安玹力救
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發捋待金吾入室更衣坦坦

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壬辰除韓山郡守每衙罷輒處松亭課日讀書傍郡學子聞風坌集者踵相接期年而一境父母之明年徵為成均館司成未至逆拜侍講院輔德遷司憲府執義甲子由弘文館直提學陞同副承旨乙丑以吏曹叅議移長諫院慨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族耶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

母后遲徊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 惟允元衡旣
逐左議政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鬱亦相繼而黜
百姓歌舞於道鄕閭之挾書爲儒者稍益發舒始乃
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爲君子逆輒危辱
不齒沛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竢者羣興焉於是
選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病民者一
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倡於嶺外高峯大谷興於湖中
牛栗諸賢次第繼起爲之後焉而張本之者皆公之
力也自是超遷爲大司憲兼大提學公又嫉當時文
體尚浮薄欲力變陋習而澡雪之論文章則首以班

馬韓柳李杜爲本論道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
爲階梯無何退溪還山高峯繼逝先輩後進之間士
論亦隨以携貳丁卯 明廟禮陟卒哭之前公處外
不敢居內及後連遭 懿聖 恭懿兩大妃喪持是
禮不變明年中朝學士歐希稷奉 詔而來公以禮
曹判書爲遠接使姿容淸雅率禮無愆 詔使已心
內起敬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吾輩斯强
赧耳庚午移判吏曹時宋四宰純退老湖南聞而喜
之曰朴某秉銓關節絶矣已而成 天使憲之來公
再爲遠接使見重如歐公時壬申拜右議政其年新

天子卽位公朝　京進賀華人素聞雅才沿道索
題者甚衆及入朝故事外國進　奏者率令由挾門
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旣聞命矣若表文則　奏御之
尊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爲定式留
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無所貿貨開市何
爲華人稱之　榮靖王妃喪有司議行叔姪之服公
建議以爲上於　慈殿有繼體之義當服三年　宣
宗嘉其議從之庚辰以本職兼管內醫院一日　宣
宗㬥疾公馳詣　闕則疾已惟幾公與左相盧守愼
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恐不獲誓言嗣諸子

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愼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曰愼
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時倉卒諸醫環視不敢下藥
公遽呼藥以進遂得徐蘇先是公於　經筵力言北
道飢凶當先事綢繆發數策人以為迂及癸未之變
軍興之粮始服公遠見公與李栗谷珥籌畫廟堂舉
無遺策　宣宗嘉之特命兼判兵曹事公嘗為太僕
提調及兼兵曹兩司騶直皆不許入私第氷檗一節
未足為公之重輕而即其素性然也及栗谷被彈歸
成牛溪渾上章救解　上問大臣以渾疏是非及珥
罪有無公首言時人與珥不相能至欲劾去非公論

也 上命竄言者時論大激至於兩司交章劾公以
護黨數其十罪 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執
不允公因是不安於朝退處江舍 上醫問交道饋
遺絡繹 命有司官致其所不受祿敦諭出仕公慇
然入城臺彈再發復歸江上丙戌乞暇就浴于寒泉
上遣中使宣醞于東都門外 特賜胡椒虎皮公
因卜築于永平縣白雲溪上絕口不道時事蕭然有
出塵之想日事釣採間以吟嘯村甿野老挈榼相就
欣然對飲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
鶻窩二養亭白雲溪清泠潭吐雲床蒼玉屛及散襟

青鶴白鶴臺等名號興至或一馬一僮放迹山水漫遊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上知公有長往之志遣醫問疾下教促還者三而固臥不起一日朝起咏詩不輟忽倚枕呻吟如有不安節謂高夫人曰我其逝矣俄倏爾而乘化是歲己丑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七及屬纊天雨雷鳴其夜白氣漫天光芒燭地晃若明月山民望之驚訝朝而蹤迹則公果卒矣以九月用治命禮葬於鍾賢山東支庚坐甲向之原公娶高氏女生一女適郡守李希幹側室子曰應犀希幹生二男一女長曰莊次曰莢女適士人尹起坡莊

娶別坐睦守欽女生一女爽娶洪箕女生四男皆幼
高夫人後公十六年而卒柔閒清慎克媲公德公早
知為學之方受學於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
於易明睿之至考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為尤
多及長遂大肆力於羣書以至老莊道佛之語漢晉
以下百家之書靡不貫穿而周知尤長於詩天格清
婉意悟冲邁獨得元和正派有思庵集行于世樵厮
皆能諷之中年事退溪先生多所啓發退溪晚年在
陶山常稱與朴某相對洞如一條清氷覺神魂頓爽
故南來以後念之不置奇高峯亦言剖析義理明辨

剴切吾所不及晩與牛栗兩先生定為莫逆友嘗聞
牛溪承 命入城喜語人曰吾 王不亦為豪傑之
主乎寥寥結網畢竟能網得牛翁來矣時傳以為美
談及癸未禍起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渾即珥
珥即渾終始三人貌異而心一 上曰善類相從何
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今以予為珥渾
之黨可也其見重類此嘗搆小齋扁曰雙翠辨色而
處外終日對案冠帯必正儀容必飭儼然對越游泳
有得則便欣然色斅如也始焉望之只瑩然氷鑑矣
即之覺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見有崖異之行

嘗言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即此
是道然若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
之序所以居修身之先也見人有善輒忘年倒廩爲
交屏所挾焉出入相府十五年唯謹守世業田未嘗
增一畝州郡問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
居而已至臨大議定大計論議風發飾以儒雅莫能
抗奪古云仁者必有勇其謂公乎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行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諸道都元帥權公

行狀

遠祖金幸本新羅宗姓初守古昌郡甄萱之亂痛新羅亡欲報仇以郡迎高麗太祖太祖以幸為炳機達權賜姓權氏爵為太師以郡為食邑陞為安東府權氏始此至十三世而始大有諱溥事高麗官至都僉議永嘉府院君五男三婿皆封君一家有九封君於公為九代祖

曾祖諱僑官至楊根郡守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祖諱勣官至江華都護府使　贈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考諱轍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公諱慄字彥慎號晩翠堂以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二
月二十八日生自孩提嬉戲異凡兒及長篤志力學
議政公早負時望歷敭華秩出按湖嶺兩南入判吏
刑兵三曹門闌燀爀聲輝籍甚公定省之暇一意讀
書自守泊如刮磨豪習出與華流遊不以貴勢有所
挾持絶無紈袴習年四十猶不試或勸以蔭仕公笑
不譍不懈益勤年四十有六萬曆壬午以明經中進

士第選補承文院正字其年九月丁母憂丙戌服闋爲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丁亥出爲全羅道都事戊子入爲禮曹佐郎九月陞户曹正郎十月出爲鏡城府判官庚寅八月棄官家居辛卯復起爲户曹正郎皆能官擧其名其年九月義州缺牧使朝廷擧公拜義州牧自郎僚超陞堂上時論榮之壬辰春有言赴　京譯官爲飛語於　上國震驚遼左皆下吏鞫問辭連本州公亦詔獄事竟無驗其年四月日本國關白平秀吉擧大兵衆號六十萬以輝元淸正行長等諸酋爲將連陷釜山東萊等城中外大震　上曰

予聞權某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巨鎭以試其材卽日以公爲光州牧使公謝 恩輒行時余以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俗兒輩悲啼狀耶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爲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政院同列無不嘖嘖稱其宏量公單騎馳至州未及莅事 大駕西巡徵兵入衛全羅道巡察使李洸防禦使郭嶸發兵四萬洸自領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祿爲中衛將助防將李之詩爲先鋒嶸分領二萬以公爲中衛將助防將白

光彦為先鋒公以文人置諸前行人或訝之公笑曰是吾職事也以是月二十日兩軍分路而進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嶸自全州由礪山公州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金睟忠清巡察使尹國馨皆來會忠清兵亦且數萬軍容甚盛遂進陣水原洸令嶸進擊龍仁公曰賊已據險今難仰攻今主公掃境內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與小敵爭鋒徑貴神威唯當直渡祖江以塞臨津則西路自固粮道亦通得其形便畜銳伺釁以待朝廷之令可也洸不聽嶸先使光彦往觀道路

還曰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色嶸曰事將奈何
遂進兵洸令李之詩來助戰以五月五日之詩光彦
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敵公戒之曰愼勿輕進俟中
衛軍至乃戰公未至光彦見賊以促兵逆戰賊拔劒
大呼順丘而下我師披靡賊乘勝亂斫之詩光彦皆
死是夜軍中虛驚戰士莫有鬪志朝日賊從山谷張
旗而出諸軍大潰公遂還光州曰主將當有分付整
束以待久之寂然公曰 宗社灰燼 鑾輿播越人
臣豈可坐待亡國遂聚州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
傍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慶尚界上聞南原之民自

焚廬舍刼掠官倉公移陣本府撫定人心巡察使李洸聞公起兵以公權稱都節制仍令督率諸郡以遏奔衝公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擣全羅分兵來向公聞賊勢張甚阻嶺爲固嚴兵以待七月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冠諸軍中九而退一軍沮喪士無鬪心稍稍韜戈抱頭而走軍中洶洶晡時賊乘我困跳入砦內公乃挺劍大呼親冒鋒刃責戰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者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以走軍資器械委棄狼藉血流被道川谷爲之腥臭賊不

能再窺湖南用為根本為國保障數年之間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絶者公之力也秋除羅州牧使未之官拜本道巡察使公迎拜 教書于陣中稽首西向而哭哀動一軍軍校將吏士無不為之揮涕公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内兵萬餘以是年九月西向勤 王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入據其城長政據黃海道隆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領大兵屯京城放兵四刼西路已絶勤 王諸將皆入江華阻江為固以避其鋭公聞 上在義州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為賊壘京城為根本之地不

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恫疑東顧使不得一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為也今若轉入江華示賊弱也遂進駐水原之禿城　上聞公駐禿城觧劒馳　賜曰諸將有不從令者以此劒從事秀嘉憚公兵勢甚鋭以兵數萬分為三陣聯營於烏山等處往來挑戰公堅壁固守不與交鋒間出鋭師應敵所向以挫其鋭賊機牙自壞角距俱落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夜遁畿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公起板蕩之餘以孤軍在衆賊之間虛喝強寇扶護兩湖至今論中興之功者以公為稱首

以癸巳二月中分麾下精兵四千令全羅兵使宣居
怡結營于衿川山遥為聲援公自領精鋭二千三百
濟自陽川江進陣於高陽之幸州山城欲以扼西路
而覘京城也時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統領大
兵克復平壤威名大震賊酋清正在咸鏡道回軍京
城隆景長政亦奔還京城行長與義智調信等收散
卒與諸酋合勢京城賊勢日益熾大公懸軍深入直
迫西腋賊見兵少不以為意有靴尖踼倒之計悉衆
而出二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
旗向本營而來公令軍中無動登臺而望則去本營

五里原上賊徒已彌漫矣先鋒百餘騎看看漸逼俄有數萬餘兵蔽野而來圍抱本營㝡後以大兵繼進我軍皆殊死戰賊分兵為三營休兵迭進自卯至酉凡三合皆不利則賊令軍中人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軍守西北面子城至是僧軍必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公自用劍督諸將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乃退仍積尸為四堆聚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收拾餘尸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鎧甲旗幟刀槍無數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府先遣先鋒遊擊將軍查大受渡臨津江往來巡哨聞公

大捷翌日遣其褊裨視昨戰處致禮物為賀後數日請與相見公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號令嚴明部伍不亂 天將待之加敬至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自別信外國有真將也後三月 天朝總督軍門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另行獎賞略曰自倭奴推陷朝鮮 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 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觀察使權某扼守孤懸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囊沙為粮誘倭來搶而劾殺之此正 王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

絹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為忠勇之勸且令　國王加之爵祿以風動本國僚宰　天朝兵部尚書石星因是上本以為全羅頗能用命陪臣權某獨守孤危以抗强勁事聞　天子嘉之是年三月兵部欽奉　聖旨以為朝鮮素稱强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誠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　宣諭本國自是　天朝文武大小官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自幸州之捷全羅一陣為諸軍首公移陣于坡州山城賊舉衆而西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公壁壘高深斂衆而退如是者三其年四月秀嘉諸酋自知兵

勢益衰與提督講和悉兵遁還公聞之以輕兵達夜馳入城則賊已渡江矣公促令先鋒兼程疾馳追躡其後公整點大兵未及起程提督與諸將謀曰全羅布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今若悉衆而追敗我和事夜半急遣遊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津船使不得渡軍金遣其腹心抵公邀與討事及到金詰之曰公不待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遣其下覘公動靜密為之隄備公不敢動遂引兵還本道六月拜都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甲午以病乞解 上特遣內醫看病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托於

天將公屢移本州使之械送軍門州官怵於 天將
不敢誰何乙未公 巡到本州發吏捕之 天將苦口
乞哀公竟斬之居無何國相有視師南方者到州武
官之家搆公於國相公竟坐免笑曰為大將三年斬
一逃兵至於解官耶十月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堂
上户曹判書丙申拜忠清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朝
廷方議拜元帥 上問曰誰可為元帥者左右對以
他人 上曰何不以權某為之仍 特拜公為元帥
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
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卿宜勿辭更加盡

心以濟時難後數日公入侍 經筵 上曰以予之
罪卿久勞于外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特賜内
廐馬一匹三月公以元帥拜辭 上引見問以南方
形勢軍糧器械多寡人心風俗守令賢否諸將勇怯
軍情苦樂人材沉滯者反覆咨問日昃不倦乃曰勞
卿再出殄殲兇賊奠安國家予惟望之因 賜酒公
臨出 上又曰使國事至此予之罪也卿其率勵士
卒刻日平賊今時事粗安緊卿之功是賴又 賜内
廐馬一匹及馬粧時 天朝方遣使日本封秀吉為
日本國王倭酋之屯據我邊者與本國諸將俱各按

兵靜以待之公及到條上軍務七事深以賊鋒再肆
猖獗爲憂丙申冬我人回自日本朝廷始知二使不
納淸正將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定公在密陽聞余
過界爲來相見大言近聞朝廷以邊報不佳諸公惟
聚首愁苦無一策及於邊事此何理耶假令淸正再
來不過前日之淸正此賊旣不得志於前日豈必收
功於再擧而中外將相但坐愁耶國家事尚可爲若
朝廷不容少兒輩壞了大事令我得以措手必遲時
月淸正雖來吾自有待之之術矣仍陳分兵列柵東
西應援之策 上甚加嘉納下其議時邊報日急廷

臣睽睽相視無敢發一慮以言者及見公狀啓咸曰
元帥如此差强人意即 嘉奬覆啓而事竟不行丁
酉秋賊分道西上先鋒至忠清道朝廷欲遮截漢江
令公疾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協力守禦及入
朝公與成龍同入待成龍請以把截江面之事專責
於公 上允之初公之入朝也 上驚曰南方賊勢
方熾元帥何遽入朝公對曰有旨矣左右皆曰頃日
賊鋒已迫畿甸廷議欲截漢以守非權其不可故徵
之矣時賊新挫於稷山捲衆而廻朝廷亦徵西北兵
追之促公南下收拾餘燼策勵諸將協同 天兵以

圖再舉冬　欽差經理都察院都御史楊鎬與提督總兵麻貴領兵四萬分為三道水陸並進公部署諸將協隨　天兵自領輕騎選帶梟將親隨提督營下提督至聞慶縣召三路大將密議軍務公亦在座提督密語曰　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一如其言及提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公獨領本國土兵為火攻公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徇諸軍無不踴躍讙呼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使以下諸將蟻附而上俱入柵內進薄城下提督於帳前望見暗暗稱奇曰

元帥能行號令翌日經理亦稱朝鮮軍兵力戰助勢深為可喜公嘗言於經理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必合兵來援宜分一枝兵馬以遏外救則清正之頭可致麾下及　天兵圍島山十二日城小而堅賊亦盛為之備百道攻城終不能拔公協隨周旋枕戈露處鎧冑至生蟣虱而銳氣不衰終以賊援大至　天兵為之左次一如公言戊戌大軍既回公以病上疏乞罷　上馳諭曰卿既立幸州之功威名素著今此島山之役提督亦稱其能行號令求諸宰班實難其代卿其更加策勵以滅賊

為限秋 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邢玠用三大將三
路再進提督麻貴趍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趍泗川
之路提督劉綎趍順天之路大軍將發三大將各有
希冀要得本國名將為之協隨麻貴劉綎皆要得權
元帥爭之不已 上竟以公屬之劉綎 天兵至順
天圍倭橋不能拔劉提督本無戰心公憤恚自募各
營敢死士勇於衝鋒者大呼先登請與 天兵協力
齊進則提督曰試召諸將議之依違而已其意已決
退矣提督攻圍九日軍竟無功公初隨麻貴再隨劉
綎島山之役倭橋之戰小大之體有異尊卑之序不

同承事 天將閫手仰成受其羈靮奉行唯謹不敢
有所主張以施其能屢遭有為之機躑躅而不敢進
終使驊騮山子之才跑足於中途抑天意歟惜也公
梨峙之戰威聲始著幸州之捷榮聞遠播後行長與
義智調信求和甚至要與慶尚兵使金應瑞會於中
路語未半三酋問權元帥有何所求切願薦誠及清
正願與本國純信人有所講話朝廷差山人惟政入
其營清正先問權元帥起居自是倭人每見本國之
人必問權元帥何在近何所為嘗有朝 京使臣以
事至兵部衙門尚書石星語次謂曰爾國羣臣若得

如權某者數人吾何憂哉已亥春公在嶺南一日取
一卷子劄記壬辰以後前後　聖旨看過數遍曰我
無嗣我死無人以揚先德我亦本不要賁飾我身後
事雖然有壻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如欲尋我平生
事只此足矣是年夏卒得痰病乞歸死田里　上許
之公得是　命先貽書於余欲歸江華之村舍閭門
調疾數年然後還朝及歸江華疾篤不任進道乘舟
泝江入京就醫藥至則不得朝矣以是年秋七月初
六日卒于寓舍享年六十三訃聞　上震悼為之輟
朝二日郎官弔其家兵興以後國儲虛耗凡宰相之

死皆免致賻至是有司遵例請勿賻 上特賜賻祭
後數日 上欲追贈其官下其議大臣議曰權其初
以一守令提兵入援義氣可想至於幸州之戰則亂
後一大捷人皆以為收復京城其之功也對壘八年
載罹風露盡瘁報國人臣之義孰加於此 上允之
特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公前娶軍器寺僉正
曺輝遠之女先公歿後娶江西縣令朴世炯之女無
子前夫人有一女嫁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鰲城府院君是為余也以九月十五日葬公于
洪福山鴨谷乾坐巽向之原先大夫議政墓在其上

先是公卒既殮賓客訖事會哭將退公兄嘉善大夫行上護軍權君恂與公軍佐故吏謀曰嗚呼吾弟之德之才與功烈宜有以叙之以竢後之崇終者其於傳無已亦大有益遂以命余余曰余少孤無依托迹公門竊嘗聞之於舊家故老之能言是者其言曰公當朝鵠立遇事雷動出無入有機變無窮而不失於正則有太師之遺風望之毅然卽之溫如和而接人推心置腹則有陽村之美行峨冠大帶風儀峻整莅事貞固質而不苟則有議政之局量兼是三者而功烈過之公之謂矣今敢取諸將吏宗人之辭以備載

筆者採擇焉

遺事

清江李公遺事

公狀貌魁傑器局峻整恬於勢利臨事不苟文章草隸時儕稱雄而尤長於行文性又剛果當官抗議未嘗挫抑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皆側目而避之至與親戚故舊私相燕語諄諄不倦或雜以調笑咸得其歡心父母歿與兄弟分財以其姊別給比已差尠別擇奴婢强壯者十餘口以與之至於庶弟亦加其數而與之以遵先志此不足為公之德而可想臨財之

一節也性喜施與嘗為兵部郎官騶直到門不入於室而先與窮族久久成例故親族亦習以為常或時催促曰期日已晚老爺何不分騶直耶嘗為晉州罷還居家杜門息交日以文籍自娛有勸公以交歡時望者公正色曰虛受人爵而實獲天譴孰為利害其人大慚持身清謹擺脫家累位至宰列妻子常假貸於人然不為皎厲之行以沽於世而世或有知之者壬午為北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卷推移文字作長城蓋以羆熊自况而文字調公也公見詩呵詰曰你小儒何敢乃爾遂極詬而別

及拿下禁府時論㪍欝罪將不測親戚子弟皆潛泣
隨行論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之公握手
莞爾而戲曰今日遂成小儒之先見也又問曰聞讀
綱目已到幾篇因論讀史節目數語略無戚容頃之
顧謂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就囚乃與親舊歡
笑而別此可見其氣象也

西厓柳公遺事

壬辰變初賊逼尚州以公為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
報聞即日 下教西狩時余以都承旨在政廳聞
命入政院 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出政

院進詰宣政門下以便啓事俄有 內教命公守京城余對中使顧謂盧公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出城之日從行者必少若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 上國之疆到此應有酬酢處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識古誼善辭命柳某一人而已今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柳某留之不過為敗績之臣扈 駕必有裨益之事啓請從行如何士馨頷之諸僚應聲曰諾余即搆草不暇淨寫仍以草紙授中使以啓 上即允之改命李公陽元留守後有 聖旨頗以公受命不行為言豈蒼皇之初 聖

聰偶或忘之歟　駕幸東坡傳舍翌朝　召見大臣
鵝溪李相公與公入對余以都承旨侍大臣至前
上引手叩膺泣而號苦以次名之曰李某柳某事已
至此毋憚忌諱各悉心以言予何往乎又問尹斗壽
何在素有計慮亦願並見余承　命出召梧相梧相
卽進前　上亦云如此時諸臣俯伏咽泣莫敢仰視
不能遽對　上顧謂曰承旨所見如何余卽對曰可
且駐　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無一寸乾淨
地則便可赴訴　天朝梧相曰北道士馬精强咸興
鏡城皆有天險其固足恃可踰嶺北幸　上曰承旨

言如何公曰不可　大駕移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也　上曰內附本予意也公又曰不可余曰臣之所言非直欲渡江而已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脫有不幸身無所置足無所容寧緩一刻以圖後舉公曰不可因與余辨論十數兩不肯苟合　上時時右余而左公鵝公但伏前涕泣而已最後公厲聲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余然後卽曉公意默而止後公見李判書公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徑發棄國之論乎李某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聞人

皆尾觧誰能收拾時余猶未瑩及到寧邊 兩宮始
分訛言大播西關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公之先
見後因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差一手致壞大勢
悔服無及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
已不能無失 天兵在國許多諸將各以衙門之重
凌暴多門東國諸臣各懷内懼競以苟苟延責為事
莫有廉耻之事至於交際贈遺之間沾沾鄙瑣不覺
失義者多矣楊經理之來頗不悅於公至形言語人
或危之後經理駐兵安東公因事上謁經理不見語
多侵凌譯人傳言從者失色公舉止徐緩不為動譯

者退謂人曰老爺不識柳某有鐵膓如是亂道耶及經理還京一日余與公同在公堂經理衙門譯官有來諷公語次道諸将之意因欲自為介而使公交驩諸将公正色曰非公事何敢私交唯當敬而待之其人不敢復言時余在座暗暗稱奇歸語所親曰士臨利害當如是　駕駐平壤申伯峻具元裕倡言柳某與鵝相罷同罰異不宜獨免一日三司會坐将論此事鄭子翰以掌令出避至門遇余言曰卽日将論柳某余聞卽趍入邀副提學洪君瑞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公若不盡力吾自此絶矣君瑞曰諾此吾志也

卽入大言事遂寢時公退伏私邸不敢入公堂余訪見唯深引過而已及戊戌秋被彈在東郊余往訪則出迎笑曰公未嘗至我門惟一訪於箕城再訪於此公之來必於人所不來時來也可笑終日談論展盡底蘊無有餘隱一不見其忿厲色

統制使李公遺事

上之三十四年正月 命臣恒福視師南服 召至便殿敎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乃心王室卒死王事予惟寵懋之迄未有廟是以命汝以昭厥績維時臣恒福承 命感懼乘傳至海上與諸將謀所以表忠

紀德永示無已者則咸曰諾於是統制使臣李時言實掌其事忠清水軍節度使臣吳應台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臣金億秋相與賛成之木浦萬户臣田希光金甲島萬户臣宋希立鉢浦萬户臣蘇季男加里浦僉使臣卞弘達奔走會事後數月全羅道兵馬節度使臣安衛使以幣若干來助工凡公之平日軍校將吏士咸盡精力懽呼趍事羣能畫巧萬斧齊作迺以是年某月工告斷手臣恒福遂以訖事告成于朝仍請廟額以榮其事仍以公之世系履歷事始終而敘之曰謹按故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兼三道統
制使李公諱舜臣其先德水人也事高麗歷職閤門
祗候文林郎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諱邵五世而至
貞靖公諱邊官至領中樞府事生諱琚兵曹參議生
諱百祿平市奉事生諱貞是實生公九世簪纓聯代
有人至公始大著母曰草溪卞氏將仕郎守琳之女
也公以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卜云行年五十杖鉞北
方及長業儒尤長於書字弱冠盡棄其學專學武事
丙子中武科為鉢浦萬戶罷官家居甲申丁內憂丙
戌服闋以司僕寺主簿為造山萬戶丁亥朝廷設屯

田于鹿屯島以公掌其事公以地絶兵少累請添兵
其年八月賊襲圍田寨有賊數人衣紅氈最著在前
公連射殺退開寨追擊奪還被擄男婦六十餘口方
戰公中流矢潛自拔矢顏色不動一軍無有知者時
主將拿公至營門將入就勘友人宣居怡懼不免執
手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飮酒何爲及
對勘公不服曰我以兵少累報請益事聞 上曰某
非敗軍之類可白衣從軍其年冬從時錢之役立功
放還己丑爲井邑縣監辛卯以珍島郡守旋陞加里
浦僉使擢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越明年壬辰夏

日本關白平秀吉傾國入冦連陷釜山東萊等城分
道西上聲言直犯中原公會諸将計事鹿島萬户鄭
運及公軍官宋希立奮願以死自效辭語慷慨公大
悦以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海慶尚右水使元均馳
書與公約會于閑山島時公有戰船八十餘艘與均
至玉浦前洋有賊船三十餘艘四面圍帳竪紅白旗
碇住洋中分餘兵登岸燒閭舍烟焰遍山賊見我師
猝至一時登船促櫓出陣公遇於洋中督諸軍焚賊
船二十六艘約以明日決戰有人從西來者傳言
主上西巡京城不守諸将各還本鎭時 上在義州

南路阻遏聲聞不通捷上 行在百官引領相賀遂
進秩爲嘉善大夫居無何公夢見白頭老翁蹴公起
曰賊來矣公蹶然驚起促領戰艦二十三艘會元均
于露梁則賊果來矣初一交戰焚破一船追至泗川
洋中遙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賊
船十一艘緣岸列泊時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
得進公曰我若佯退賊必乘船追我令以計引出洋
中我以巨艦合擊蔑不勝矣遂鳴螺回船行未一里
賊果乘船逐之公嘗在本營日以倭寇爲憂創智造
艦另出新制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至是公令龜船突

進先嘗賊陣焚其船十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叫呼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公令人用刀尖挑出一軍始知公中丸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又有賊船十二艘分泊江岸中有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有賊酋一人金冠錦衣指揮諸賊公令諸將促櫓直衝順天府使權俊自下仰射正中其酋賊應弦而倒一軍稱慶日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卧不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乃定後六月四日進至唐項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先是諸將

常以孤軍深入爲憂至是見億祺來無不增氣翌日諸軍出外洋諸賊陣於唐項前浦公先遣哨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卽放砲報變諸軍一時促櫓首尾連亘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船二十六艘擺列港中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蓋遂見帳内隱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爲頭酋戰未數合公佯敗而退層閣大船見公敗退擧帆直出諸軍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船一百餘艘斬賊二百一十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 聞進階資憲大夫後七月六日公與元均李億祺等會于露梁聞賊

船七十餘艘移泊於見乃梁我師至中洋賊見兵盛回船入港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綜列陣港口淺狹且多隱嶼難以行船公少出兵以誘之賊果悉衆追之公且戰且退引至閑山洋中回船却逐揮旗鼓譟箭砲俱發賊氣挫少却諸將軍吏懽呼踴躍焚賊船六十三艘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走諸軍進至安骨浦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三船上建層樓諸船以次列泊賊既累敗懼我直衝前據淺港負固不敢出公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餘賊二十餘艘乘夜絕碇而遁是役也斬二百五十

餘級溺水死者又不紀其數軍聲大振進階正憲大夫公每戰勝輒戒諸將曰狃勝必驕諸將慎之時賊屢窺湖南猖然未已公以為國家軍儲皆靠湖南若無湖南是無國家也癸巳七月十五日進陣于閑山島遮遏海路是年八月朝廷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使領本職如初使得總制舟師公在軍六年見本道粮儲凋耗無以供給遂大開魚盐廣設屯田凡所以利國補軍者勇往不顧若嗜慾然無絲毫遺故軍餉有裕未嘗乏絕丁酉正月賊酋清正再渡海朝廷以公不能逆擊詔獄用元均代為上將公在道男女老

幼皆遮道號哭及對獄　上原之以白衣送元帥陣
中使之戴罪自效其年七月均果敗都元帥權慄使
公往晉州收散卒未幾朝廷復用公爲統制使時新
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公聞　命單騎馳到會
寧浦道遇慶尙右水使裵楔時楔所帶戰船只有八
艘又得鹿島戰艦一艘公咨楔以進取之計楔曰事
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南陣下助戰自效公
不聽楔果棄船而去公召全羅右水使金億秋使之
召集管下諸將五員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粧作戰艦
以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與同死生國

事至此何惜一死唯死於忠義歿亦有榮諸将無不
感畏時公起板蕩之餘再膺藩 命兩南諸郡盡為
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謀蓄鋭以伺我隙
獨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船棲依無所逡巡於碧波
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
我諸将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潜師以來公自起
大喝令諸軍無動各下碇以待責戰益力賊解圍公
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望見賊船五六百艘
蔽海以上先是湖南士庶乗船避亂者皆聚陣下倚
公為命至是公以衆寡不敵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

排列布陣為疑兵自領戰艦當前賊見公整船而出
各促櫓直進旌旗樓櫓瀰滿海中時早潮方退港口
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行如箭
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公督諸軍繼之
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公擊楫誓衆乘勝而進
賊死咋不敢抵敵舉軍而遁公亦移陣於寶花島時
閑山諸將各自捘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
公日遣褊裨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煮
鹽販貿二朔之内得穀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
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時行長歛衆

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公距倭橋百里而陣其年七
月 天將陳都督璘以水兵五千與公合陣劉都督
綎以苗兵萬五千陣於順天之東將水陸齊舉 天
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閭舍都督怪問之公對
曰 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逺徙都
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
自後 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行長憚公威
名遣其亞將賫鳥銃長劒遺公公却之曰我自壬辰
殺賊無筭所得銃劒自足為用賊又因都督欲遺以
銀兩酒肉公曰此賊於 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爺

反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來都督辭之曰我於統制
公既已見愧何可再為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南海釜
山諸賊來援先鋒已到露梁公言於都督曰我師前
後受敵不如退陣猫島更約諸將刻意決戰都督從
之是日三更公於船上跪祝于天曰今日固決死願
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鋭師先進露梁十九日四更
賊圍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
中丸而仆臨絶顧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都
督聞公死顛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者南民聞
公之喪奔走巷哭市者為之罷酒及家人以喪歸南

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絶公娶
郡守黃震女生二男一女長曰㫿累叨爲訓鍊院僉
正次曰菀女嫁士人洪㵀公甞應擧就講至張良傳
考官曰良從赤松子遊真不死耶對曰綱目書留侯
張良卒則良之志豈真欲仙也一座大奇之及爲鉢
浦棘棘不阿主將遣人欲取堡庭桐木爲琴公不許
曰此官家木也植者旣有意斫者又何意耶主將噎
喟思有以中公者終公之在官拾掇不得毫毛罪其
在北邊有人遭喪貧不得奔公聞而憐之卽解所騎
與之甞言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用則耕於野足矣

若取媢權貴以竊一時之榮吾甚耻之及為大將持
是道無所變接人和易諄諄無畦畛遇事果辨不少
回撓刑人賞人一不以貴勢親踈輕重其意故羣下
畏而愛之所在稱治倭橋之役公妻兄黃世得戰死
諸將吊之公曰世得死於 王事匪哀伊榮在軍七
年苦身困心未嘗近女色戰勝得賞必散施諸將無
所遺儲嘗與元均因軍事兩有違言積不相能公常
戒其子弟曰若有人問之者爾等當言彼有功勿言
所短有一卒當刑子弟在傍曰罪重不可貸也公徐
曰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二兄先公亾公撫其遺

孤恩若已出凡家中物必先姪而後子君子於是乎
知公之行又篤於家也

祭文

祭宋東萊 象賢 文

維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五月丁卯朔二十三日
已丑 贈吏曹判書行東萊府使宋公之骸廻自賊
中將以返葬于鄉園權厝于宜春之村舍厥明日庚
寅其友其官李某齎儐南服道過是縣謹以醍盎翰
音之奠號皐于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月
暈孤城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白刃交前端拱而

不動者非公之節盖其平生所養遇錯而發見者人不得以蠡測嗚呼哀哉萊山蒼蒼南海冥冥却有長存而不毀者千齡萬祀兮垂空名南門夜夜紫氣燁燁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也耶無寧乘雲御氣而上征叩閶闔而訴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妖孽於三邊轟饕風而驅猛雨洗腥膻於海壖然後飄然而下降遍八荒而無不之亦或融為川瀆而峙為岳于以捍衛乎南陲是盖公之蘊蓄而未洩者庶幾死而有施其義在漬綿文不崇終逆旅相逢溯愧無從人間今夕地下千秋一盃為辭萬里狐丘嗚呼哀哉

祭韓僉知百謙文

維年月日故人某病不能起謹遣庶子某遠備洞酌之奠致祭于韓君鳴吉之靈商瞿之業遠傳楊何龍門末學感慨良多天假其便失位遜荒夙期移家處江之陽朝夕臯比以咨啓蒙一心炯炯冀開儱侗誰料一疾遽隔幽明良時易失好事難成大江沄沄旟旐啓征病阻攀號默默摧腸一杯為辭萬事亡羊嗚呼柰何尚饗

祭郭正之遠文 拾遺

昔余為贅倚着相門賓客盈門獨親於君君辯如雲

盛談中原余得一二遂廣異聞年華荏苒有亾與存
余從　恩譴住近孫墳嘗出游屢過山根感深西
門雪涕何言玆陳薄奠蕫格英魂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書牘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牘

上楊天使 邦亨 丙申

行旌濡滯節物已換土人之懷尚復多感星槎萬里旅思可想念及公私中宵仰屋而已近馳下役時因譯史略候起居荒裔鄙人率未伶俐營中動靜俱未得其真的不勝欝抑為此專价兼附别幅惶恐不宣

又

人還奉惠兩帖具悉體履康迪慰滿于中遊府悤過海結局又無期前頭大事實不知税駕何地行言擾

攘虛的相半欲探真消息如隔弱水想老爺必已默
運於妙算不敢仰叩唯勤搔首而已來教當竢駕旋
不宣

又

前承嚴命行到順天府點視馬匹翌日猝得鄭報有
漢人一名慌忙過去說稱正使老爺脫身逃出行到
密陽丐食於撥軍顛躓零丁窘甚傭隷又有通官南
好正直抵慶州口報前一日副使老爺已先抽身翌
曉正使追往云因此各處地方馳通絡繹中外大駭
陪臣初聞此語因竊自念元勳大臣奉 天子明命

遠臨海外其一時體面萬代瞻仰宜如何重而若是
其倉卒耶況我望履於副使老爺爲日已久蓋以蠡
測其萬一所云先出之說尤不近理心焉惝怳疑信
交戰馳到宜寧始審老爺尚在營中處置酬應咸得
事宜人心賴以爾寧今聞此語果副所料則踴躍欣
慰如渴得飲第不審龍節 皇勅及 欽賜印章品
服賞賚之物方置之何處將何所施而可能保其無
恙否耶老爺亦於今日作何計處前頭大事或能因
以稅駕而保無蹉跌耶陪臣久忝賛儐情逾骨肉然
未嘗敢以機事喋喋仰禀者非敢安自疎外自蹈失

義之地也盖以事體至嚴瀆尊有戒且知老爺不欲以沈機妙筭輕洩於外也故前因信使只候起居而已到此地頭事在呼吸今日之勢必須大小情意一一洞然無有餘蘊然後事克有濟敢布腹心竚待明教仍念寡君遭此慮外之變無所就質其欲承教於高明者必萬倍矣老爺猝當大事亦必有默運於胷中者幸一一指教俾小邦處置不至於大迷也

又

前奉手書本當三日抵京而緣前途郵騎玄黃四日夕始達京城李老爺已於十四日至京辭以有罪不

敢入城寡君就拜慰安內間事體已具別　奏星夜
兼程矣自餘都付鄭軍官口報此不多及

又

曩日嘗附一書兼候起居緣賤价有事中途久未返
命迄未聞營中動靜康迪馳慮滋甚客居遷次節序
迴換舊竹抽筍令人生感謹以一器仰助行廚陳薑
幷附不具

又

首路慶州途中滯雨前後漲川進退狼顧昨晚始抵
本州坐稽候問已過十數日不敏為恐天心信順正

直終伸持陞新 命允副輿望敢再拜以賀前此偶因便風聞有一種流言以爲竹島藏水以爲久住之計使臣具歲以地圖事稟帖于遼東甚至以南原以南之民與倭中分種地悠悠之談致煩聽聞出自不根初似架空捕影以訛傳訛明者亦幾投杼陪臣始聞而疑中而怪之終乃大哂而猶未滿一笑私竊自語何等光棍做此謊說作弄至此耶因置之不復掛念近有自京城來者具言内間恐老爺之意猶未釋然也故敢效一得古云大夫出疆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小邦事體與此不同地不滿數千里抉走則十

日無不達故凡有大警急大事為必須馳啓國王得
其回吉方乃施行原無自專之理設令勢有所碍未
及稟知則既行之後劃即馳啓者此是不易之定法
具宬既出境外凡有聞見決無不稟國王經自稟帖
之理若果稟帖則前後使价項背相望狀啓陸續何
一無是語耶況藏氷分種之説既云朝鮮寫去 天
朝者則前後 咨奏皆經老爺清鑑假令今諱戎節
還朝則小邦文書亦所畢照其不可誣也明矣凡此
數件明智之所自察本不足多辨而惟縷縷為言者
恐小邦情事或有所未白也大抵近日事勢大體既

虧枝節漸繁中間喜造言生事又復紛然而起乘時唾掌各有所主頗有分門拒排之色安知此說未必不由於是輩而故言託之於小邦以信其說歟百舌如簧大雅不亂滛潦奔衝砥柱難動巧言交亂惟高明之留意焉惶恐不宣

又

六月十四日晌午在慶州接得通官撥報老爺將以十五日早朝乘船過海慶距釜營二百三十里雖飛傳差人勢已無及引領興喟只自疚懷十七日向夕始聞星槎暫滯以候風便翌日乃發恨不得一字追

而送之海之上一別弦矢滄海渺渺魚沉鴈斷消息無憑臨風悵然有淚如瀉即日適向全羅地面路遇奉 勑之行披荊道左敢以一語略附下情草草不詳惟增惶恐死罪死罪未道無碍撥人在路時因信价續惠德音如有指教之事頻以數款示可否也

又

別後悵悵心焉如失即缺酷熱緬惟行候神相區區瞻戀都在言外事不稱意欲言者多遠書浮沉竊瞷有戒只自腐心無由取質奈何奈何惟萬萬自玉不宣

又

萬里滄溟極天無垠向風引領能不依依別後天道已變節迫授衣伏想動靜佳勝嘗因便風再附下情不審卽今能得達否也自餘多少煩不能盡載惟冀旋車遄返以慰上下之望也不宣

又

接伴陪臣謹百拜頓首言日者鄭軍官來奉所惠札具悉戎軒進營凡百爾寧一行動靜各康吉無他禮宜專馳一价以伸私賀兼候起居適因小幹未畢方俟數日忽辱再問眷誨勤至奉讀未半感與懼並自

顧何人猥蒙長者之厚若是其鄭重耶承喩客陽之
鷹俱劣小不合臂玩其一適折翼而斃前此為求新
鷹一翎頗豪爽可愛敢此並上其他俱依命生別不
久後會有期丈夫於此不宜疚懷感念疇昔心焉如
割每與南望悵不奮飛惟冀萬萬自玉不宣

又

間數日久闕馳候不審行幕起居萬安昌勝忡悵近
有沈遊府標下将官來自營中為言老爺始與遊府
相會談間首舉賤名盛許稱奬至加以過實之譽言
之更僕吃吃不離口聞之怵然感激由中幾欲涕零

其溢羡之虚誠不敢當恩記之深實切鏤骨古人得
御李車喜登龍門一識荊州榮踰萬户自惟何人兼
斯二者而又得一字之褒以顯於世也前書云歸時
二 天使同行恐夫馬不能措應必在前後小邦雖
極殘弊幸而未至於枯死也則敢不竭力奔走以供
鞭策之役哉來春前來之示敬依嚴命至於夫馬萬
萬勿慮也豈可為此前後其行以貽下吏之勞哉餘
具别幅不宣

又

近頗阻音欝陶難勝因便風竊聞八日乃老爺榮降

之辰雖切操几之誠奈阻稱觴之列謹具別幅敢修
賀儀惶恐不宣

又

前數日適奉惠書具悉動靜康迪私賀不淺第蒙謬
奬殷渥至此過實之愧已不可言恐累老爺知人之
明用是為懼日本之人性愛良鷹重價購貿故獵人
有獲抵死固諱冒禁潛賣以圖厚利官家得之比常
倍艱加之近日此處亦有求鷹之舉列邑諸倅奔走
於此福欲公行文移則恐與彼並值而相碍致損體
面也謹將赤鷹三隻蒼鷹一隻仰副前教其中二翎

頗豪爽有風致庶幾與前送一隻作耦也來教本求
三隻今加送一隻恐涉違命反增惶懼而其於爲老
爺駿奔之誠或冀其恕之也猥恃厚眷冒貢狂言死
罪死罪前置鹿角聞有取來之命並附此去釜山道
路差梗非比密陽之路蓋有若干倭子逃離本鎭無
所依投出没林莽伺人搶掠人不得行頼有帯來鄭
軍官者不憚勞苦冒險往來凡有所事輒即傳致緣
其人長在戰陣尚無伉儷其父欲爲娶之懇乞遣還
此亦人倫大事不晩當許歸家在全羅十日程往返
當消二十日此前嗣音恐不得便也適得寒疾手戰

氣薾筆畫不端惶恐俟罪不宣

上沈遊府 惟敬

屢蒙恩記仍之奬勉此生萬幸倍登龍門來示速襄之教敢不馳稟第僕久在邉陲京信懸遠内間論議今難遥度朊有異同致延事期不唯小邦寧息無期深恐星槎濡滯盍久如欲圖完大事豈待隣聘通否竊聞老爺近欲揚帆乞將是意先試痛辨萬代瞻仰决在此行千萬努力汪千揔廻時倘道由此縣欲附薄儀以伸下誠久此寥寥必便道就梁山不勝忡悵别幅數種仰助行厨

又

前此偶因便風獲聞行旌已回中途疆域殊絶只勞引領而已孟秋老熱海瘴可懼想惟動靜萬吉區區衷曲難盡片楮惟萬萬自玉不宣

又

別意摇摇無所棲托鯨濤際天一字無傳生別關心令人易老偶逢歸价略附寸忱兼候起居不具

又

睽違雅度已浹數月嚮慕之情如何可喻瘴濱蒸泄孟冬猶溫伏想起居神相恒切勤企郎奉華翰奬喻

委曲至勞貴价重加鄭重天涯骨肉未足以喻其厚如非木石孰不知感况此惠旣夐出匪望嘗聞居者贐行未聞客贈主人也多取有戒情宜固辭長者有賜禮不敢却祇切感激而已前於　天使進營之日受寡君之命本當送至梁山擬於此時得陪顏範行到鵲院　天使有命倏爾旋歸終負此心悵然有懷一步十顧今承來喻彼此均感也時候不適唯萬萬為時自愛

又

項數日汪千摠來為致嚴命慰諭勤至仍奉厚貺貴

賤分截綈袍義深欲謝無辭唯對使感拜而已小邦
始遇寇亂未諳日本事體謂爲犬羊散漫搶掠不復
知有頭酋隨從之有序乃今得之於聞見亦多未詳
率是以詔後誠爲載筆之欠事老爺銜命往返宣威
布德四年于玆矣凡賊中動靜必已了然於盛䇲矣
若許款始末則前在京城旣聞命矣至於自中官號
渠帥名字及徒衆多寡寨柵處所俱未得其真的誠
欲取質於高明逐節具錄于別幅乞並見敎猥恃眷
厚冒瀆至此俟罪俟罪

別幅

京城初陷有所謂關白之壻平秀嘉者鎮守城中其下有石田治部少輔者有大谷刑部少輔者有增田古衛門尉者有前野但馬守者有加藤遠江守者有冨川記後守者有長船紀伊守者又其餘有守喜多左原高毛等名號九人是皆自中官號耶若果官號其名為誰此外抑別有他酋輔佐者歟或云在慶尚道者卽秀吉之姪歧阜宰相平秀忠而病死云此說如何初犯全羅道敗死於閑山島者毛利耀元也是官號耶名字耶其敗死是耶此外無他巨酋同往者歟在忠清道者片桐市井

且盛及蜂頭賀阿波守者何者爲官號何者爲名
字在咸鏡道者清正及加藤主計頭也在開城府
者小早川守隆景也在黃海道者黑田甲斐守長
政也在江原道者毛利一岐守吉成也在平安道
者小西攝津守平行長及平義智平調信又有平
戶島主者此等名號俱無毫毛差耶何者爲官號
何者爲名字且將非獨行必有叅佐籌議之人何
者管兵何者管糧何者叅謀可得聞其詳歟及今
南遁蟻聚海岸築壘爲窟者無慮十餘處何者在
何陣各統多少徒衆其中有吉古尾有郎加都看

司也有夾掩邦加羨有樹河有約南高有麻尢有老毛都有俗毛尼有安國寺有恐北高有茂守有金梅緇左日有促馬多邦有遊期邦加羨有加資守設有哥宜是自邦加羨有留左日有石蠻子有長宗我有指摩守有柳河等名號此亦何歟何者在何陣意者前項分攄八道者以漢音方音飜書名號轉成是號耶抑別有他歟乞並逐節分解明以見教

又

移就右道為日已久常以闕然無一問為恨前數日

有人來自慶州致老爺書及絨襪一雙奬喩懃懇存注備至恩深挾纊喜氣排寒前書所論日本諸将官職名號想今已得指掌耶乞示一一眼前無可聞南烹腥臊敗人胃氣謹以蜜薑一罈用助厨下

與俞相公 承宗

再投木瓜獲博瓊報新春草木亦藉生意當帖作寶秩以為傳家子孫計耳瘴海逢春不平所發必不止此有得輒寄積成一軸使東人歌咏以惠後學則庶雲天鴻跡不泯於雪泥也豈獨僕私幸也千萬勤禱第審來教其深憂隱慮藹然可掬近日遊府揚帆事

了無期往來云云頭緒難尋想老兄久在局中必有
高見旣許天涯骨肉又共同室殷憂事無大小理無
自外乞一一詳示以破旅悶也香油一罈附呈不備

又

前奉所惠寀陽詩四首舒卷圭復靄若春雲無論鄙
拙禮宜攀和奈小邦大夫從事薪膽不遑唫哢以事
餘事致令黃金棄擲虛牝想高明恕之也春生南國
歲序已換爲問　天使老爺起居如何事體截然實
不敢干冒尊嚴唯勤瞻慕而已紫硯一面附貢下誠

又

南宮一別倏已數月天道已必變人事寧無聚散感念疇昔忽然愴神時候不適季冬猶温想海徼蒸泄何可堪處日者　天使老爺來駐密陽僕方在慶州慶距密僅三日程禮宜馳往上謁兼候起居官守有分顧勢有不能爾者坐負此心是豈人理也哉茹恨到今老爺亦豈能盡燭此間事情必已怪其逋慢不敏矣今軒車進營音塵益悠邈誠願冒呈一書源源候問奈貴賤分嚴又不敢也致敬無所情不自抑謹因老先生敢附下懷時於燕閑之暇幸爲達此情也

餘具別幅

答尹海平 根壽

承喻抄史前雖承教考索多勞未敢煩稟委此垂問多荷但本冊無由討得前於首台處偶蒙借許深幸矣一日偶閱韓非傳似非全文有一處抄印者若然大不可須得全本方可印行且評林註解果可取自馬貞本註亦有不可棄處須得本文刪去本註不緊處附以評林新註乃為完備如何如何王氏纂取捨亦難盡從不得不與諸益議定可否韓文解幸必寬之傳書後當還之評林及纂姑先附呈幸細閱數三傳然後再見教為望不備

與申敬叔 已下四首拾遺

花潭書院諸公欲以閔杏村純氏配享而鄙意以爲朴思菴許草堂俱是高弟舍之未安若獨取杏村恐有後議諸公頗不許諸公乃杏村門人私於所事而然耶抑朴許兩公名論在杏村下耶

又

前此有司請四十年賀禮 教以明年年爲四十年外議亦以爲然頃有人來譏有司强以三十九年爲四十年割去 明廟末年云云生從聞而放過今日偶閑尋思前史歷代帝王崩皆書在位幾年而不以元

年始計也若參看綱目紀年則皆可知且東漢書光武紀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云云等語似並與即位之年而云云也鄙意以元年紀年者是史家尊統係年之法若論臨御久近則雖幷計即位之年豈是大妨大抵此事論議頗多指為豐亨之舉或以為不必為也鄙意既有故事為有司何可廢而不舉有司之請似不得不爾世有譏議時政者過於矯激一有舉動輒指笑之全不究本原或幷與當為者而笑之恐此亦當為而激者笑之也鄙意如此高見如何此是一時大舉措迄聞人言全沒

皀白敢問

又

承覆書悲慰交極別語之索似非尋常敢搆拙附呈漢誌非敢闘之此蓋吾輩當事之一着恐遂埋沒欲令知者知爾第恐輕浅獲罪反深新築東路左右若由此計欲班荆竊示之來諭云路上迎拜亦難期也此亦或然敢此附呈字字禁語幸密覩之臨紙黯然語不成緒不宣

又

前數日庶子年長者驚遑馳到云申令公有遠竄之

命聞之不能爲懷獨坐深室無以自靖隔窓有庶幼女昵昵語呼使近前曰所云何事可在此詳言欲以排悶女曰幼女無知安能破君子悶也所語祇是尋常細瑣事爾吾曰無傷也聊欲以寬吾鬢時憂因成一絶詞拙不成語細嚼可想此懷亦老境衰態可想

答李聖徵 丙辰

秋日凌凌户外事都不見深氈之坐令人悒悒忽有人來傳令問書又受牛黃二梳之惠感深綈袍聞大霈洪恩雷雨湘江卧龍羣起不知何人最先登之耶

不無同病之喜敢此不具

又戊午

得三月初八日書知尚待　命西門外愚意終必無事豈有一朝竄無罪九十六人者耶人謀不及天意必不爾也此地已多流配人得食不易且人心已極脫有警急我輩皆不免縛殺朝廷豈必驅人於死地不如留餘若干人以為他日用也不具

又

默想風色畢竟事必不成矣若不幸而盡竄則寧配於此地可以時相聞問何幸如之老生月初再中風

一命未絶觀此字體可想

又

三月再中風後脾胃又傷自後神氣日耗今則長作飯尸昏昏度日日望踰嶺歸死松楸今事至今未決飄飄洞庭葉畢竟落何處悲哉悲哉

與張好古

鄭忠信知兵判有拔用之意來言於我願勿見用唯托身令之麾下以便其行止今忽為造山萬户無端遠謫極可憐悶既當築城之役未可以此啓遞耶為人局量雖小才氣義氣俱可惜以其義氣游於衆武

之中跂猶以章甫適越屢遭其顛沛固其宜也若按
劍挾冊不害為一世之高士而猶不信吾言惜哉

答朴子龍

往來憧憧此去京城似遠無因寄書即得書問兼承
兩章足慰饑積老夫自今月初九日不平言語滯澁
意謂痰濕醫云中風方閉户靜攝計日待盡年垂七
十人事已盡死亦何恨來示云云昏憒不能詳覆為
歉餘付錦陽口報不備

又

罪實自作誰咎誰悔弟不知畔涯死生難卜七十之

年中風之餘又遭此事再會難期飄颻洞庭葉零落何方可笑多少非筆可盡略覆

答李剛中 惟侃

老衰情弱悲喜易生承賢胤之訃幾仆於地笑談步趍昭在眼前聞新婦甚佳正郎非欺人者早知必如此然親聞的奇倍覺嘉悅素悅養生豈不知臨衰加誠世事思之已爛熟矣在世極無意味且不知前頭更有何等酸苦以此耽生之意漸輕飲冷坐涼惟意所快小無戒懼之意偶書如此

與宋仁叟

别思如蘗聞有老妓爲李同知所眄前守多官覗之如九泉下人忘之久矣神明所照刷之甚急諸宰憐其老龍欲援手拯之以君太執必不回頭非劉豫州不能當曺公八十萬衆强起老夫不審瑣力能使石佛點頭否還官不過爲一老婢置之使老宰安餘年况旣除而還刷在法不便

答李監察 埱

示喻富平之論恐不然也按禮曰大功之喪可以冠子又曰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娶妻又曾子問曰將冠子而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

廢外喪則冠而不醮云云古人重冠禮非大不得已不敢廢此文以主人言也況爲賓者有何可辭之道又況官人非如處士旣有公除之法過公除則便釋喪服服吉而行事於此等禮尤無可避之嫌也別錄

附答

程子曰聖人復生必用今之衣服器皿而爲之節文若必用肉刑井田而後爲治則非達理之君子也此言可爲後之一大準故至於宋時文公之行於家者多有與古不同節文非敢自異於古也亦各因時之法節文不同而其意未嘗不同也行禮之間拜揖最

重而古有十二拜或八拜而至於宋時只行再拜更無加數只此一事足以槩古今之異宜耳今欲行禮可考家禮一書倣而行之足矣何可遠考三代之節也但特豚云者升牢體薦之禮也既薦登俎之後如今俗間擧肴行酒之時用刀割取肺擧而祭之也此則婚禮燕禮皆如此不可不知何可別用他肉也大禍之餘傷寒苦痛今已近旬手戰神昏書不能字不罪牛心之惠感感不備

又

山回溪複烏鵲亦不到披書爲問副以嘉貺意深褭

飯漢老之逝其死也光何所復恨老夫罪重罰輕全
生爲幸百里專人亦不易事多荷不備

與崔正字 有海

日昨論服田事未悉退而詳味高論徐究病根所由則似有循俗外馳不能脚踏實地者若然其爲害事非輕欲爲一書以畢其說廢居以後尤懶於筆硯不果爲也今因來使敢申前言嘗聞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事也則人生天地間無無事之理況飢而食寒而衣日用之大者凡有生者皆所當自力者也雖當自力而得之以非道則非所謂則也唯用天

因地制節謹度不敢有非義之取非分之望然後乃所謂物則也旣生斯民立之司牧不能獨運必求賢者而共理而又不暇耕且為也故勞心者食於人制祿之法興焉代耕之食旣有裕矣猶屑屑焉與民爭利君子恥之臧文仲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公儀休拔園葵史氏稱其潔廉盖以此也非謂以是為鄙俗而不屑為也我國風俗與中國異民生而貴賤有定分賤者雖聰明特達不得為士貴者雖樸鈍頑嚚不屑為農工其來尚矣不自食力踐南畝則終歲嬉遊而已然孟子曰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如使此輩視之則為何如也繩以天之生物之意聖人立則之義則是適為聖門一罪之首也荀子曰不由四民之業者是謂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故周公之法以縞冠玄武垂緌五寸為惰遊者之飾終不得齒於鄉黨以今觀之則為何如也世之惰慢者以謔浪為高致以勤事為鄙俗若曰農乃鄙業則虞舜沮溺董邵南輩先為之矣工乃賤事則有輪扁商乃薄技則有管仲膠鬲使舜不足法則已不然今之為說者遵何道哉苐於其中審處義利酌中而不失焉者斯為君子古何嘗以遊手遊食者為貴也然於其

中又有似是而非者遊聖門而請學稼耻也登壟斷
而罔市利耻也一有留心四業不知所擇則不知不
覺之間駸駸漸染日趍於背天理循人欲之歸此又
不可不察也近世慕齋先生廢居驪州親往監穫不
使一粒遺棄塲中曰盡天物也栗谷先生居海州起
冶造鋤賣以自資非敢以是為高行也義所當為大
人不耻為之今俗獘滔滔舉世靡然試以僕所經見
者言之僕少也守喪居鄉見鄉丈借七歲奴率而往
于田舉耒指兒曰如此如此兒不能則又自為也終
日如此者十數而田已闢矣其意外託教奴之名欲

拚躬耕之羞耳前歲僕卜宅於龜宗厥土低濕僕曰
宜種大藍取染斥賣足以餬口傍有一武夫愕然曰
何為此屑屑者耶僕初不料其迷謬若是其甚也應
之曰既辭榮祿不種田何為其人曰豈可汚辱溪山
微種藍之勤人自有生生之理僕持不回則更欲以
峭語陰折之乃曰不見完平相公乎無為閒坐世謂
之清高何不為彼而顧乃為此僕然後知難以口舌
解也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即止不言後來蘆原聞
隣有一人因事大言曰我雖劣未嘗荷鋤親田盖以
治田為羞恥事也此三者其一武夫其二鄉人言雖

鄙會流俗所染果難猝變好辯無益至於足下平生讀古人書動以古人自期他日必當為立言君子以垂訓於後世也無疑而猶云若是則竊恐其流之弊不但若是而已故敢縷縷為言不欲為吾儕今日一時之談而止已僕少也迷方惟以呫嗶為事晚稍知悔讀書十年粗窺天地生物之心及聖人本末之訓居常慨然於我國流俗之弊不幸老夫身不耕妻不織又不能自力於此學以負平素之志夷考踐履之實不過不文不武非農非商倥然為天地間一大蠹而已然平生所從事則物則之訓也豈可以吾所不

能而不為之明言也求已則不能勤而攻俗之弊又何能以悟俗也言工無施不若無言嘻不宣

又

苦思一見書及勝飲一椀茶保放入科之說僕亦聞之意謂世間胡說不料轉作世議也極好笑兩意湧山山門不開只有黃鳥一兩聲何當對榻細論今古不備

又

凡命備者謹錄小幅各粘聯文處以上入覧可否為佳但碑誌之體記其大者則為大德行若鄉里恤人

無事可記者雖閑漫細行無不備載使人見之自然平看不以為重如朝京兩款非不得已則去之可也五明馬事畫載此教則不似碑文體且解釋五明馬語只是當時弄文處似不得輕重公行豈必備載上疏請行辨誣事其時論議頗多不知公者至有甚言之議其知公者曰此不過慷慨所激不量氣力而請也七十之年豈有他心哉然自此聲望不能不小衰海川晥聞云云之說恨不諫止之到今决不可載不可埋　廟社主之論其時持是議者公及李廷立順義君父子後順義父子以是議見重今何必附之

於人後

答李佐郎 明漢

書來仍審移就湖上事未有決凡事最難堪處將罪未罪之間久而得罪如見喜事人情自如此想見此懷也不具

又

飄飄洞庭葉不知竟落何方兩家俱是暫時人奈何老夫月初再中風雖非人禍亦將有天刑可憐觀我書跡可知

答朴錦陽 瀰

廿一日到北青翌日得君書眞天涯骨肉蘓倒萬萬老夫氣力出京時絕無生理意謂死於中路命家人盡賫家中衣服以為歛棺之備登途十數日日覺蘓健在今如無病人必延數年之命不知前頭又將喫得如許酸苦也但到咸與老妾病重頓無生道勢將瘞于路側今幸向蘓矣到此地主待之踰禮食飲無憂此亦謫中一幸也人忙草草

答李正郎 景稷

南鴈北飛北書不通李生來併得二書深幸老夫登程之日分死不還數日之後氣力更覺蘓健及至配

所巳是無疾人不知前頭更有幾許辛苦耶鐵嶺以北寸紙如金金溝之紙一束何啻百朋耶親朋晝作嶺海人姪子又入抄中對燈悄悄客愁何可量耶

答崔喪人 浣○拾遺

自獄事漸急先大夫常慮禍及永昌一日燈下對老夫泣曰吾輩俱事 先王受恩最厚今 先王體魄未冷以中間游說忍害遺孤思之若刺心然生之不幸孰如斯也嘘唏久之及徐羊甲納招之後時論日急三司請誅永昌而大臣無言兩司之官日以為言一日於 闕內依幕兩司會坐有一長官乃言 朝

廷一體兩司爭之不得則玉堂繼之又不得則大臣率百官古今不易之定體今獨不然吾屬不得不與大臣立異決戰一場看他孰為曲直也又有一人言不必遽如此此意告大臣猶不聽然後相爭無妨也因以是意使先大夫傳於大臣過數日無皀白兩司又促之先大夫曰近極忩遽未及進見大臣其夕來問曰朝夕事發如之奈何老夫曰觀首相意必遲數日詳觀獄事緩急而處之耳先大夫曰彼輩先自曲心皆以為大臣決不欲從時論雖吾言之邁邁不從故吾不敢顯言其不從如是依違云耳以此益怒其

勢必移兵先擊之極可慮若於鞫庭吾若泛言同僚之意而領相和顏答之則時輩必明知大臣之意時無逆擊之心也如此則其於弭禍之策亦不無益此計如何吾曰無妨也但大臣旣與時論抵捂終必難保此不過溺凍跗以救目前先大夫曰衆怒如火此時若有一分弭禍之策亦非無益也翌日鞫庭自上起更衣推官獨在廳上先大夫先傳僚議曰同官以此為議皆在依幕不得與於　榻前令下官通之故不敢不通僚意云云舉同官為言不敢不通僚意云者皆欲令此論有所由發以示不由己出之意也

至於今日乃復云云極好笑

答星男壬子

身在議罪之中而乃棄其官不唯為人虛惕可笑且於事體未安姑且待罪若本道請罪則或拿或罷或京臺論罷之任其處置若終無事然後乃報道主曰驛卒亦民也雖因輕揵由我而死心極未安無面目更對其民待　命數月終乃無事尤極未安以此為辭然後依法棄來事極從容矣但聞本縣吏從輩有怨因此待之極無禮若勢不可強留雖勢涉逃避不得不急急來耳此則身在其地目見事勢者自處耳

又 癸丑

書來知閤衙好在慰慰彥奴來此遲留別無所爲而日以買賣飮酒爲事久乃發去可憎時兒史略將畢極可慰幸但一瞥流讀不復熟讀不久與不讀同旣畢之後切勿遷讀他書久久熟讀須過五六十遍然後讀他書爲可若熟讀史略則通鑑不須讀當讀論語此則此有新件矣今已讀得七卷文理稍開不可不讀詩詞教以述作不然文理先開而生疎於述作終爲書櫝無用之學切宜戒之今文理已開則又不可置在其處以長孤陋待熟讀史略便可率來于此

教以詩家教以述作又教以他大家書每畢學一書又使歸彼得見父母兼為熟讀既畢又使來此別學他書使之常常半京半鄉此最良法來物依領歎也

两絲首望缺望甚矣况今絲殷栗極饒邑

答井男

吾疾已差矣　王官之重非大不得已則難自進退必父讐然後不可同事彼所言原其心非有中我之意不過迎合時議以為見容之計其情可憐何足掛念本不滿一哂况可解官以避之耶但有一事若以此言終至於陷贓蒙戮則為子者當避

答松雲師 惟政○巳下三首拾遺

書到具審示意募僧定將不知出自何家備局時無此議就有之老夫當力止之第雉嶽舊城孤懸遠峯民居不便須僧構寺願假道力臥而指揮也不備

與崔子謙 鳴吉

朱夫子嘗言到得學成時弱可使強隘可使寬愚可使智故學問貴致用老夫尊信此說及讀史見先儒謂魏公是間氣若與朱子說有不同者思之未能通透因君得見傳習錄忽有所悟不覺豁然試問楊龜山尹和靖輩其於學問上可謂成熟矣若使當路則

其功業可擬韓范輩歟幸細思見教

答李安邉 時發

始焉有萬萬生意也待 命東都門十有九日腸巳寸寸斷矣終得無事始知 天地仁也損書為問亦槖饘之意也逢歲大無無以為計將欲移家踰嶺就食於北地若然可能數相見也但念年已老矣不幸死於旅館必為子孫憂逡巡不敢决老境可憐不備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